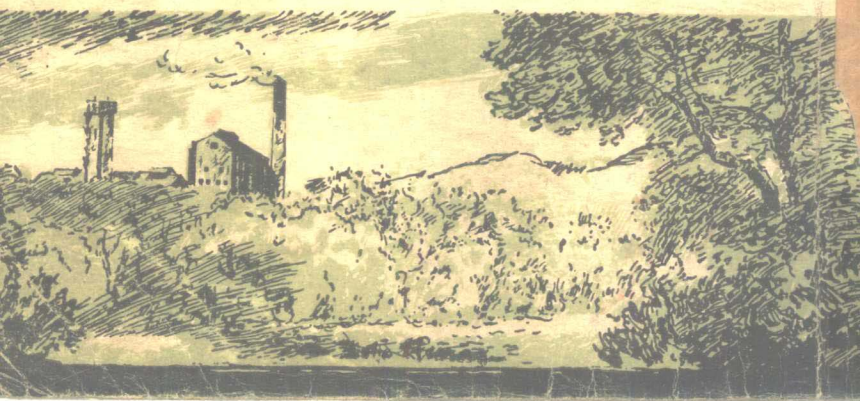


雷 加 著

春天來到了鴨綠江



內容說明

這部長篇小說，是寫「八一五」東北解放後，一個造紙廠迅速恢復生產支援解放戰爭的故事。小說主角廠長何士捷，是個具有正確工作風的共產黨員和老幹部。他在艱巨的生產任務面前，緊緊依靠羣衆，團結和教育全廠工人，克服了種種困難，使工廠從混亂停頓的狀況到恢復生產，並把生產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，完成了當時的經濟任務，支援了解放戰爭。小說反映出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和勞動熱情，也顯示了當時中國人民在經濟戰綫上的勝利。

¥ 10,500

目次

第一章 另有任務 一

第二章 雪人 三

第三章 一疋更生布 五〇

第四章 廠長和工人們 六六

第五章 命令 八六

第六章 分歧 一二〇

第七章 兩個小組 一三五

第八章 一個抵十個 一七〇

第九章 春 一七九

第十章 從訓練班回來以後 二〇五

第十一章 騷亂 二三五

第十二章 在區委會 二五〇

第十三章	主人……………	二六二
第十四章	親切的講題……………	二九三
第十五章	女機手……………	三四
第十六章	陰謀……………	三四
第十七章	第一個勞動節日……………	三六八

第一章 另有任務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，下過一場鵝毛雪，雪後又捲起一陣陣漫天大風。這一年的嚴冬，便這麼有聲有色的來臨了。

剛剛成立的民主政府，幹部是那樣的少；前兩天又遭遇了『三股流』事件[●]，不得不派出了自己的警衛部隊，所以這座大樓，幾乎可以說是個『空城計』裏的空樓。

樓裏樓外，同樣冷落。門窗嚴嚴地封閉着，院子裏的雪，也沒有人打掃。警衛部隊出發那天晚上在雪地上留下的大脚印子，還看得清清楚楚。每天夜裏，風吹着樓頂上的積雪，像沙子一般唸唸唸地響，打旋落下來，慢慢地將那些大脚印子掩蓋起來，快要看不見了。

大門玻璃磚上，掛了半寸厚的霜花，遠遠看去如同一座冰山。這天早晨，曲十海——

1

● 敵偽殘餘，煽惑一部分青年學生，在三股流那個地方，截擊了我們出發的部隊，發生了遭遇戰。第二年日本人又在通化有過一次大暴亂。這個『三股流』事件，可以說是遼東地區接收敵偽政權的前哨戰門。

一個年輕的守衛，在門後站着，圓圓的臉蛋，凍得通紅。他跺着腳，不時地用嘴貼着玻璃呵熱氣，從化開的洞裏向外張望。

在這座大樓裏，住着民主政府的首長。每位首長只留下了一名警衛員。他們——這七八個警衛員，輪流站在門口守衛的時候，就要担起一個警衛連的任務。這是一個過於重大的政治任務。年輕的守衛只要這樣一想，胸口就透不上氣，兩隻眼睛也瞪得像玻璃門上那個黑洞一般大了。

好了，現在有人來了。

曲十海從小洞裏觀察這個走來的人。他觀察人的經驗，大致不會差的：他由這個人棉衣的布料上，樣式上，斷定走來的人他是屬於同一解放區的。可是看不見臉，因為這個人的臉藏在一條大圍巾裏。只見蒙着圍巾的嘴巴外面，結了一層白霜。

門開的時候，一陣寒風撲進來。

這個走進來的人，倒使他心裏暖了起來了。因為他早已在暗地裏調查幹部的數目。他曾懷疑這個地區來的幹部太少，同時又不相信這件事。現在他滿意地想道：「這又來了一個幹部，誰說少呢？反動傢伙們，看吧！我們有的是人哪！不管你們從天上來，從海上來，都太晚了！」

這個來人已經跨上樓梯，順着棕毡條走去了。

曲十海在背後喊：『喂！同志，怎麼不登記呢？』

這個來人又走下來，辦了登記手續。曲十海這時看見了他的側面。鼻尖凍紅了，眼梢子挺威嚴的。

會客證上寫着『何士捷』三個字。曲十海問他：『來開會的嗎？』

『開不開會沒有關係，領我去吧！』何士捷揚着頭，又加上說：『我來等着分配工作的。』

長長的甬道上，沒有一個人。何士捷沉重的脚步，在這座空樓裏咚咚地響着。這雙有勁的腿，說不定踏破過敵人的堡壘吧！

曲十海走在旁邊，像老朋友一般地望着他。

『分配你什麼工作？』

『什麼工作都可以。不是嗎？什麼工作都幹得好，也許比你好。』

曲十海聽見了短促的笑聲。這時，何士捷解開了圍巾，露出一張平和端整的臉，下巴上長滿了鬍鬚。那雙威稜的眼睛注視着曲十海。原來這雙眼睛注視人的時候，也會顯得和藹呢！但是曲十海的心，被他的話刺痛了。這人好厲害呀！

『爲什麼要說這個？』

『好話都是有根據的。』何士捷頓了一下，一股溫和的笑意爬在嘴角上，接着說：『這不能怪別人。你應該在大門外面，就注意我是誰，從哪裏來的，我上了樓才叫登記，這就不在行啦！』

『要是別人，連門口也進不來呢！』曲十海的臉燒起來了。

『是呀！連我不是也要登記嗎？不能憑着印象辦事。啊，我說了你不願意聽的話，你惱恨我啦！』

默默走了幾步，曲十海覺得這是一個有來歷的人，也不是不可親的人，但是，自己爲什麼要平白地認輸呢！他咕嚕道：

『看你像個連指導員，很會批評人。』

『幹過連指導員，也幹過別的。如今，又要分配我開辦訓練班啦！』

曲十海又聽見了短促的笑聲，心裏不滿地想：『他不了解情況，只會批評人。怎麼不問問，我是工業廳長的警衛員，現在爲什麼叫我守衛大門呢？爲什麼這座大樓裏，又只有我們兩個守門的人呢？』

『那就好啦！』曲十海放心地說，『我永遠不會和你一起工作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我是繡絲工人，我將來下工廠；你呢，又是一行。』

『好吧！我並沒有和你談什麼工作問題。』

他們走完了長長的甬道，又向左拐去，在省主席辦公室門口停住了。

曲十海走了進去，門在他身後又關上了。不過，何士捷還是有機會向門裏望了一眼。那裏正在開會，人數不多。一張大桌子，蒙着綠呢台布，桌上放着一些紙張……『他們要開多久呢？主席能馬上接見我嗎？』何士捷正在這樣想的時候，一個人走出來了。

這是一個瘦小精幹的人。沒有戴帽子，露出一塊光禿禿的前額。在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。

『我自己來介紹，我是工業廳長。好得很！我們找個地方談談。』工業廳長把會客證捏得直響，想着有什麼可以談話的地方。

看得出来，這是一個重要的會議，離開這裏，就會和會議的精神斷了綫，在他工業廳長來說是不情願的。然而也總不能在門口站着談呀！

『莫不是他搞錯了？主席不見我，也該教育廳同我談話的。』何士捷疑惑地想。

「你該知道，工業廳缺乏幹部。」廳長很快地說着，好像他說的全是事實，用不着誰來辯駁。他把何士捷領進了廳長辦公室，進了屋，誰也沒有坐。他靠着寫字台的塔頭繼續說：「好得很，咱們再認識認識，從現在起，你就算是工業廳的幹部啦！」

曲十海跟着走進來。他對於工業廳缺乏幹部的了解和同情，不下於廳長。如果有幹部來，總是他頭一個喜歡起來。現在，他從何士捷的臉上，看出了一點小問題：這個很會批評人的人，為什麼有些不安呢？

廳長也看出來了。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光，開始打量着何士捷。何士捷慣於跟老首長一起工作，不喜歡這種懷疑眼光。事實總是事實，這種突如其來的分配工作，他還是第一次遇到。

「叫我摸不清頭腦啦！前兩天剛剛要我去辦訓練班。」何士捷極力掩飾自己受驚的調子，微笑着說。他用一根手指撫摸着寫字台的邊緣。

「你說出來了，好得很。用不着多說，事實會說明一切。你的工作是在政務會議上決定的。我們要保衛自己，才不得不戰爭；要戰爭就得要錢。現在有個工廠，它對自衛戰爭有頭等重要意義，」廳長一邊說着，一邊隔着眼鏡注視着他，彷彿在察看這句話在對方身上發生的影響。「少不得要一個人去籌備開工，這樣就輪到了你。」

『我可以去！』何士捷低垂了他的眼睛。『跳行』這件事，雖然叫他惶惑不安；但他一生中早就接受過各種不同的任務，這在他的履歷中確實是如此的。他迅速抬起他的頭。他已經剋制住自己。他的眼睛柔和起來，欣然地重複着過去無數次的話：『這個，沒有問題，什麼工作我都會接受的。』開始覺得自己有權利問問什麼了。『那裏的情況怎樣呢？』

『我只能告訴你那是個紙廠，廠址在東坎子，』廳長的眼睛在本市地圖上望了一眼，又認為對一個馬上要去的人，指出它在地圖上的位置並不重要，接着說：『你的任務是儘快開工。那裏有一個區委。將來工廠的黨組織，就要受區委領導。你還是我派下去的第三個人。』

最後一句話，是帶着特殊的意味結束的。在這裏面充滿了困難和希望，信任和力量。廳長輕輕地擺着他的頭，眼鏡片在閃光。何士捷這時才發現他的眼鏡框的左腳，是用一根綫繩套在耳朵上的。他從這個破眼鏡腿上，得到了啓示和勇氣。『是的，什麼都不就緒呢！』他挺挺胸，準備走了。

『就這樣吧！工廠對我來說，手生得很。沒有摸過。只我一個人去嗎？』

何士捷問了這一句，馬上後悔了。因為自己還是剛派下去的第三個人，工業廳自然

不會再有人跟他一起去了。另外，他愛人的影子這時在他腦子裏閃過。她沒有同他一起到東北來；但她約定第二批一定來。他想將來有她在一起工作，就不會孤單了。

不知爲什麼這個衝動使他不安，他的臉微微發紅了。

「不只是你一個人，工業對全黨來說，也是新的事業。慢慢會懂的。我對你說話很隨便，因爲你是一個有決斷性的幹部。說到人，整個工業廳，只有他和我兩個人。」廳長換了不慌不忙的口氣說着，陪着何士捷走到門口。曲十海聽見說到自己，臉上放着光。他相信他同何士捷是真正的朋友了；不然，爲什麼他忽然同情何士捷了呢？只要廳長派他去，他可以馬上陪何士捷下廠的。但是廳長繼續說道：「我從來不吝嗇幹部，連他隔些日子也會到紡織廠去的。可是，現在，我呢，得留在上邊繼續派幹部下去。他，負着警戒全樓的責任，是不是？」

曲十海立刻提醒了自己，爲了目前嚴重的任務，打斷了不該有的想頭。同時，他也想到這個人等一會只好一個人走出大門，在雪地裏向那個困難的地方前進。因此，他更加同情何士捷了。

「你，沒有愛人嗎？」廳長停下來問。

「有……她沒有來，」何士捷以爲廳長看出了他剛才的心事，臉又微微紅起來。「大

約第二批會來吧！』

『那也快了，她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洪澄。』

『噢，我記下來。好吧！』廳長完全溫和起來了。他認為和何士捷很相知了。他對於像何士捷這種人的年輕的活力，特別有着好感，拍着他的肩膀說：『我還忘了告訴你一件好消息。『三股流』這一仗打的不錯，昨天結束了戰鬥，我們完全勝利啦！要好好記住這句話：毛主席在哪裏，哪裏就有勝利！』

在長長的甬道上，何士捷照舊圍上那條大圍巾。他想起剛來時和曲十海的談話，心裏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『差一點和我一起下廠啦！你還說永遠不和我一起工作呢！』

『有什麼辦法，說實在的……』

曲十海的感情受了激動，不容許他說下去，趕緊找馬車去了。

幾分鐘以後，何士捷坐在省政府的馬車上。馬車向山坡滾下去，曲十海站在台階上和他搖手；但又忽然跑起來，跟在馬車後邊對何士捷喊道：

『好好走哇！要是紡織廠不開工，我會要求到你那裏去的……』

何士捷坐在馬車裏，一直在想着這次會見。閉上眼睛就看見了廳長的和善而又堅毅的面孔，和曲十海的一雙同情的眼睛。剛才經歷過的那種沉重的心情，完全消失了。現在只留下了同情和鼓勵的回憶。

何士捷原是本地人。東坎子這地方，他小時來過。那時只有幾條泥濘的街道和一條沙河子。他還可以想起在沙河子釣魚的那些日子。靠着河口架着一座木橋，停在橋下的敞口槽子，在蒸曬的太陽下，咳嗽咳嗽地卸糧。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。據說再早，七八百石的沙船，也常常停泊在這裏。山東、江蘇各口岸的船老大，有幾個不知道沙河子的！

順着河走上去，有個舊發電廠，再過去該是一座小山。小山上長滿了矮矮的柞樹。夏天來了，這裏的艾蒿長得多高啊！那年端午節，天一亮，他踏着露水，一心想找尋三條腿的蛤蟆，却先爲這片稠密的艾蒿迷住了。他甚至也記起了過年時，他指着襯着年糕的菠蘿葉子問道：「媽媽呀！這是什麼葉子啊？」媽媽回他說：「夏天野蠶吃的什麼呀！孩子，你傻到頂啦！這就是柞樹葉子呀！」從此，他愛上了這座小山。這是因爲冬天吃年糕時，他會想起端午節；他每年一度來到這座小山時，又會想起過年的情景。

一片樹葉，兩種顏色，夏天帶來了喜悅，冬天又帶來了希望，如此，不知多少歲月

過去了。

現在，木橋換上了鋼架子洋灰橋。冬天河道更窄小了，上面蓋着一層薄冰。街道和房屋全變了。他懷念着的那座小山，這時也被什麼遮住，看不見了。何士捷想像不出這個大紙廠是什麼樣子，和建築在什麼地方？

新的工作帶來的一陣陣驚恐與不安，慢慢地爬上了他的心頭。

太陽已經升起老高了。何士捷把一雙腳插在行李捲底下，眯着眼睛觀望着。過了鎮安橋，來往的人就多了。從他們的打扮上看，多半都是工人。他心裏想：『也許快到啦！他們全是紙廠的工人嗎？他們知不知道紙廠就要開工了呢？假若他們知道我是廠長，他們會怎麼想呢？』接着他又想：『要是洪澄也在馬車上，該多麼好！不，她現在正在翻山越嶺，冒着風雪向這裏走來呢！是的，她快來了。我在等着她。有她在身旁，我就不會感到困難了。』

他用兩隻膀子，壓緊了透風的棉襖。身旁的座位空着，彷彿在譏笑他。他又抬起頭來，就不再去空想了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他看見一座高高的煙囪了。最後才閃出一段圍牆來。當圍牆裏的連綿不斷的紅磚建築撲進他的眼睛的時候，他的心卜卜地跳起來了。

在這一片整齊壯觀的景色中，他一眼看到了房頂上的積雪，看到了窗子上的灰塵，也看到了在不冒煙的煙囪上面還有一個鴉雀窩。就像他站在連隊前面，一眼可以看到誰的風紀不整，誰的槍上有灰一樣。別人是喜歡他這個脾氣的，到後來他自己也不知道該不該喜歡這個脾氣了。這時車夫呼哨了一聲，馬車在鐵門跟前停住了。

車夫跳下來，同時說着：『到啦！』

『再走，那頭該是磚窯廠啦！』

『你說對啦！』車夫幫他拿下行李來，在他的臉上溜了一眼，吃驚地問：『你是本地人嗎？』

何士捷點點頭。車夫深悔在車上沒有同這位同鄉談談。不過，這也沒有關係，他說：

『就是我省多嘴也沒有用，安東實在是個不錯的地方啊。』

車夫把行李搬到側門，那裏懸着一個木牌子。車夫又問道：『我猜，你是派來的廠長吧？』

平時，何士捷是不會放過這個談論家鄉的機會的。可是，現在，他正站在木牌子前面，而且儘管他的身材高大，也不得不仰着頭。因為他有一點點駝背。他不舒服地皺着